

郎朗献演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，石倚洁杨雪霏轮番登台

东艺贺岁档好戏连台

晨报记者 殷茵

2020是特殊的一年,在上座率受限和防疫任务繁重的双重压力之下,剧院经济在经历了大半年的起伏后有了逐渐回暖的喜人趋势。虽然国外名团遗憾缺席今年的新年音乐会,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跨年演出依然好戏连台。

郎朗、石倚洁、郑小瑛、曹鹏将分别献上震撼人心的钢琴与交响音乐会,杨雪霏、张浩天等知名艺术家也将为冬季带来不一样的浪漫旋律,舞剧《白毛女》将带领观众重温经典岁月,黄盈工作室则会带来两部展现东方哲学与思辨的作品。

团,献演贝多芬《第一小提琴浪漫曲》《第五交响曲“命运”》和《第九交响曲“欢乐颂”》等作品。

新年伊始,91岁高龄的著名指挥家郑小瑛则将执棒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,于1月1日、2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献演新年音乐会。郑小瑛教授是我国第一位歌剧、交响乐女指挥家,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,更是一位热情的音乐社会活动家。

音乐会的上半场,将带来以客家历史文化为题材的交响音诗《土楼回响》。作品以“劳动号子”“海上之舟”“土楼夜语”“硕果开天”“客家之歌”五个乐章构成。雄浑的号子、悠远的独唱、独特的树叶吹奏,以及客家山歌合唱,届时近200人的阵容将再现这部浓墨重彩、宏大壮丽的史诗篇章。下半场则汇集了一系列的西方经典,包括“新年必听”的《蓝色多瑙河》圆舞曲,三位特邀歌唱家吴晓路、贺磊明、宋倩也将倾情加盟,献唱威尔第《茶花女》、比才《卡门》、雷哈尔《风流寡妇》等耳熟能详的歌剧作品选段。

浪漫冬季,开启暖心之旅

冬季,属于浪漫的旋律必不可少。12月10日,杨雪霏将带着她的吉他与大家相约冬季的罗曼蒂克,从中国古曲《春江花月夜》到西班牙舞曲《塞维利亚》《大霍塔舞曲》,从中国传统民间小调《渔舟唱晚》《彩云追月》到谭盾为其“量身定做”的《三个愿望》,带领观众开启一场奇妙的音乐旅程,领略古典吉他所特有的多样魅力。

12月24日,东艺将联合国内爵士乐坛的青年才俊张雄关、张乐、李世海、徐之曈、田欣,通过音乐的形式探索属于村上春树的文学魅力。

这场名为《村上春树的异想世界——1224恋上爵士夜》的音乐会,选曲来自村上春树的

文学小说、随笔和《村上RADIO》,涵盖拉丁、抒情爵士、巴萨诺瓦、摇摆乐、爵士华尔兹等一系列风格。

1月22日,钢琴艺术家张浩天将开启一列时空旅行者的钢琴专列,坐上这趟专列的每个人,都将享受到跨越时空的浪漫之旅。

张浩天将从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》出发,穿梭《阿根廷探戈》、《奏鸣曲No.1 Op.22》,再到现代探戈之父阿斯托尔·皮亚佐拉的代表作品《自由探戈》,最后回到艺术家充满东方哲思的原创曲目《万物灵源》。

原创大戏,经典新作不断

经典民族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扛鼎之作,自1965年“上海之春”首演至今已历经50余年,影响了中国几代人。

12月17日-18日,这部走过半个多世纪光阴的经典之作,即将再度登台,让老观众回首往日岁月,亦让年轻观众了解那段历史。

黄盈工作室将带来两部展现东方哲学与思辨的作品《黄粱一梦》与《语文课》。《黄粱一梦》源自中国唐代的传奇小说《枕中记》,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,故事还是那个故事,但黄盈用另一种解读方式,将传统戏曲手法与现代戏剧相结合,使古老的故事散发出全新的戏剧魅力。

而《语文课》则讲述了一群走过中国语文教育全程的普通人,突发奇想要在100分钟的时间里回顾12年语文课堂实录的奇思妙想。观众将跟随舞台上的演员一起重回学生时代,从学坐姿、笔画、听写、朗读文章开始,参与到这场怀旧“互动”中,向过往美好的青春致敬。

郎朗

石倚洁

杨雪霏

曹鹏

《语文课》

《白毛女》

郑小瑛

图片 / 受访者供图 制图 / 潘文健

脱口秀
TALKSHOW

困境中的青春更浓烈

韩松落

看许慧晶导演的纪录片《棒!少年》,起初觉得平平淡淡,但越看越觉得热血沸腾,片尾曲出来的时候,似乎还回不过神来。

《棒!少年》讲述的是一个爱心棒球训练基地一群少年的故事,这个基地的创办人是前国家队棒球队队长孙岭峰,他曾参加过棒球局的所有重大赛事,并于2010年退役,退役后的他,却有了意外收获,他帮助朋友训练一群孤儿院的孩子打比赛,这群孩子很快拿到世界冠军。有过这样一次经历,他看出来一件事,穷孩子更需要突围之道。几经波折,他在2015年创建了爱心棒球训练基地,并到全国的贫困地区,选拔身体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到基地训练,这些孩子,多数出身于贫困家庭,他和这些孩子的家人,或者所在的村镇约定,基地会给孩子们提供棒球训练和文化课教育,并且无偿地抚养他们到十八岁。

《棒!少年》讲述的,就是这些孩子在基地训练和学习的过程。所谓球队,其实只是他们把这么一群孩子聚在一起的由头,这个队伍,真正要培养的,其实是人生的全部技能,他们要实现的,是一群孩子全部的希望。这个任务实在太巨大了,大到令银幕前的我们窒息,而他们是主动地把这样一个过于庞大的责任,揽到了自己身上。

《棒!少年》最富青春气息,最有热血感,甚至最有悬念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这样一群已经不可能通过平常的、正规的、约定俗成的人生道路,走出来、走下去,并且实现突围的孩子,有没有可能,通过棒球来实现突围呢?不论是人性上的突围,还是职业上的突围。一无所有,是不是也可以被看作拥有所有。

孙岭峰用他的人生给出了答案,孩子们也用他们的方式给出了回答,片中的马虎最终学会了和别的孩子相处,也学会了和世界相处。小双也慢慢走出阴霾,他走到山的最高处,对二大爷喊,你可别把我丢下啊。他的脸在群山间闪闪发亮。

《棒!少年》给我们看到的,是我们平素看不到的角落。

在体育比赛里看到的运动员,是他们被这项运动重塑、包装、修补之后的样子。《棒!少年》给我们看到的,是人被重塑的过程。而这个重塑的过程,充满自觉,充满青春气息,充满希望。似乎,经过这样一次重塑,人生就再无忧虑,拥有了信念,就势不可挡,打磨好了自己,整个世界就会向你敞开。“自我塑造”这件事,让球场变成了一个闪光的乌托邦。

这是人和世界的恋爱期、蜜月期,是人的自信心最充沛的时期,那些少年,自信地奔驰,自信地恶作剧,就像江河刚刚涌出山谷。这个过程,完全没有因为他们的贫穷、他们身后的阴影,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。

《棒!少年》给我们看到的,还有更广阔的世相。电影里的少年,站在中国更真实也更坚实的现实面前,孤儿、空巢老人,破败的乡村,卑微的打工父亲,以及他们磨练自己的艰难过程。他们没有寻常道路可以走,没有一套经过验证的人生范式,他们和这个世界的联系,其实也极其脆弱。

但他们就是因为几个教练,因为一个训练场,因为棒球,找到了一条突围之道,体验到了遥远山村不可能体会到的荣光,有了这样一种体验,在这么关键的成长阶段,我想,他们不会再回去了。

至少,此时此刻,他们被我们看到了。更重要的,这个过程是真实的,这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。在这样一个年份,在这样一个时刻,看到这样一个过程,知道这种信心还存在,对我们的意义,非同寻常。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